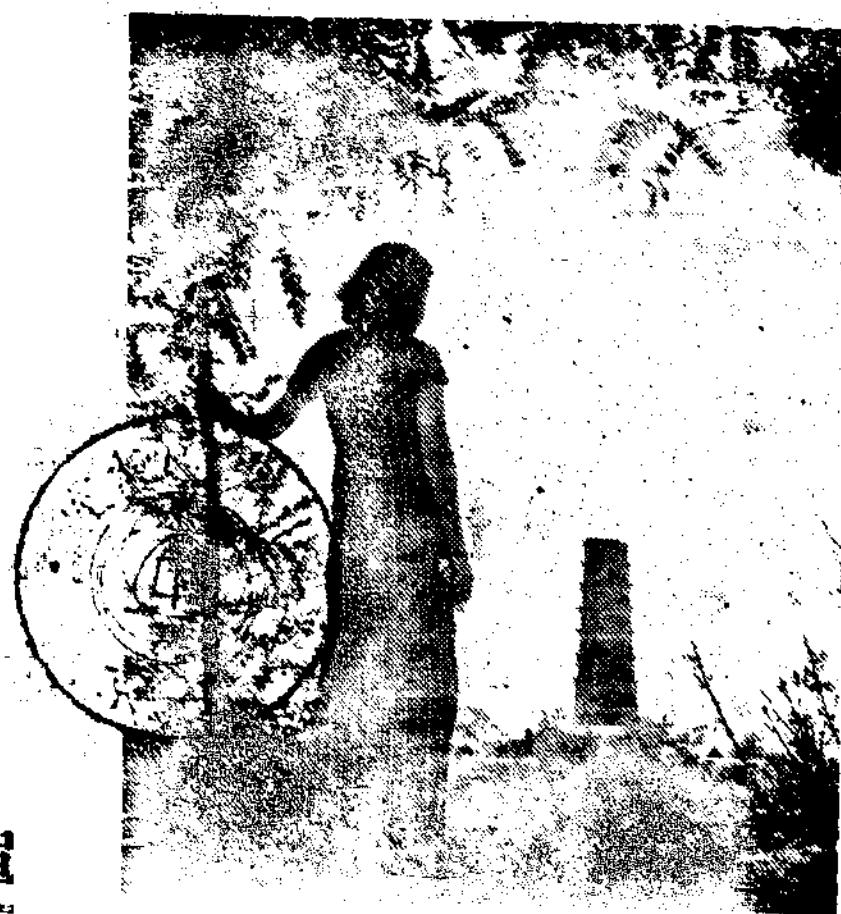


青島文藝輯



青島河  
革新號

革 新 號

編主維國單

# 店貨百司公安福

華洋百貨

化粧用品

應時鞋帽

## 綿毛織物

金銀首飾

珠寶鑽戒

發售精美禮券

承蒙賜顧 無任歡迎

電話七七三號

地址徐州公明街一八四號

# 司公成天

# 時 代 化 百 貨 店

艷美綢緞

時代布疋

## 高尙用品

華洋百貨

地址徐州啓明路

# 古黃河

## 新第一卷一期目次

### 青島專文藝輯

泰山夕照（徐州名勝：泰山塔風景）	英羅（封面）
寫在前面	單國維（2）
文學底自我表現（論文）	魯基（3）
活（小說）	公羊角（4）
黃昏（散文）	紀水（8）
往何處去（小說）	方齊（9）
第四（散文）	無隱（12）
奴隸的心（散文詩）	木冰（12）
綠日（新詩）	奧克忠（13）
這舞於長空中的冷風（散文）	
火花（新詩）	
海之頌（新詩）	
播（新詩）	
忠誠的跳躍吧（散文）	沈遲（14）
連鎖式（小說）	漢士（13）
如此家庭（三幕喜劇）（續）	田軍（16）
春花秋月	谷羹丁（15）
道生（24）	君（20）

本公司向宣傳部呈請登記中

## 古黃河（革新號）

中華民國廿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 甲國維  
發行者 徐州公安局十九號後院、  
印 刷 者 淮海省印刷所  
經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外埠：上海街燈書報社。北平藝術與生業書社。天津野馬社。太原覺民書社，敬生濟南東方書店。青島文裕書店。南京金門書局。新國民書店。唐山田園社。海州淮海日報社。張家口文化書局。張北縣蒙藏銀行。臺縣。興化等。

定價本期 儲帶三十元  
廣告刊例 每期

類別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後封面 每千元 二六〇元 二〇〇元

前封裏 每千元 二〇〇元 一〇〇元

機封裏 每千元 九〇〇元 五〇〇元

普通 每千元 九〇〇元 五〇〇元

附註：圖版由登戶自備，款均先付，長期錄特辦法面議。外埠請加郵。

寫在前面

單  
國  
維

認為這是島上作者「努力的獲果」。  
在質的方面：這祇是作者對於現實的一種索求與生活相的呈露。  
祇能忠實的寫來，告訴讀者以忠誠的故事與感情。  
在量的方面：因為在作者的搜羅上，一時未能週備。然而在作品的部門上，是極力做了「平衡的表現」。  
至於這些作品能得到讀者的評判與批評者的啓導——這在島上的作者，會興奮的覆之以「默喜」的。  
最後當感謝者，便是本刊編者翟國維先生的支援。因為他的功績是促合了讀者與島上作者做了「靈感貫通」的實現。真真可感謝！  
——李魯基。一九四四，夏，青島。

下期呢決定發刊「蒙文藝輯」稿件現已收到，預告要目如下：

吳達的「島里亞圖之風」，乙文的「生活線上」。杜若的「細雨後」，乃帆的「慾望」，雅楓的「黑夜裏的風波」，眼波的「往事」，王令的「夢」，黎榮異的「四根小殘燭」。

往後，我們也許還出「天津文藝輯」，「唐山文藝輯」……

因為這樣似乎概括地表現某一個青年作者們的熱力在如何地發揮着。

本刊，現在用這一種黃色紙印刷，覺得紙質在不太壞中還有點別緻，更可象徵了這是一「古黃河」的一片沃土，希望讀者們多來親切的嗅嗅這黃土味！

最後，我附帶地錄幾句本刊創刊詞的幾句話作結：

「黃河流過去了，沖激了土層化石和無數石沙，留下了我們的總是這一片沃土，雖然有處是在荒蕪……。我們是黃河的孩子，我們立起來！我們在尋覓着她，在尋覓着她，在這似乎廢蕪所在之上，我們不能疏忽了拓荒的工作！」……

（十四十一，十）

頁却有二千四百多字了。爲了這次創期的表現，所以決定本期做爲「革新號」。並爲調整出版期間力保今後不再脫期起見，這期的「革新號」雖然是定於民國三十四年一月發行的，實際却提前一個多月地出版了。這樣，便有充裕的時間來按期地出下去！還有一個特點，便是「古黃河」由明年起，決定改爲兩月刊，但在可能時，每於隔月之間，預定出版文藝叢刊一種。目下第一輯已決定在本年底出版紀登女士的「沼地」小說集。第二輯出狂夢的「風塵之歌」，其餘的新佳作還，也將陸續地出刊。

這一輯是「青島文藝專輯」，稿件是由島上文友李子榮（魯基）黃軒（沉遲）等多加費神地蒐寄來的，其中廢丁的「拾夢篇」被「冥龍山」編者拿去給發表了。其餘的，除了當丁的詩「我的愛人就是我」、木冰的散文「無題」、黃軒的獨幕劇「年尾」等篇，兄限於篇幅未竟排入外，其餘的都發刊了。關於此點，道裏川鐵路基的幾句話在下邊：

「青島文藝」，誠然有着消沉荒蕪的一期，唯其有這荒蕪一向是與文壇隔絕的。荒蕪一事，雖然是可哀，然而在其內部，尚蘊蓄着一種「本有」的生命與力量。這里所選的作品，雖然夠不上說是「創作的完結」，然而至少

# 文學底自我表現

書  
林

與活的語言。

一、寫下這題目，我曾費了莫大的思維，至少這算是一篇理論或一篇評述。

二、在現文壇的發展上，已有相當的速度，作家的創作，亦有相當的激辣，這不能不稱

三、批評者與創作者之前。

四、「現實底的，客觀底的事象，須充分來觀。」也就是作者的思想與人格。這作者的思想與人格，在創作里，得以表現的時候，這便是所謂文學上的「自我」。

五、這是在沙漠上，有雨便是好事，那怕一滴。

六、作者於創作的構成上，主要的條件，要

七、作者的思想的融誠。

八、作者的思想是從生活中得來的。生活在

九、思想上可分外界的與自我的。

十、以描寫現實來攝取客觀的素材，這抵不過是構成了創作的「骨肉」。也祇是現實生

十一、活象的描摹。欲「創作的完美」更須予以素材靈魂與生命。

十二、過是健全的骨肉，作者的生命也

十三、須在創作里充溢起來。而且歌唱着「創作即

十四、我的私語。

十五、作者的思想，是人羣里的「共同的感觸」。

十六、是從客觀底反應過來的。所以描寫現實

十七、有的素材，再附以這「共同的感觸」。作品便

十八、有了生命的。在創作中暴露出來。作者的

十九、命便會在創作里歌唱。

二十、或將舞。作者對於「自我」的生活，是與其

二十一、與分析。作者的創作，未免附入作家的生命與靈

二十二、自己。自己，我……等概念上去。這種解

二十三、能責之以錯誤。然而在文學上的「自

二十四、我」，便有了它一個生命，解釋，作用，

二十五、或神。這創作便是「自我」，甚至那不是

二十六、一個文學的東西。那不可稱為「創作」，祇是

二十七、文學創作的要素，便是作者的「自我」

人生觀與世界觀。作者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便是創作中作者思想的基本。現實中的事象，與客觀環境的變動，這便產生了作者對人生和世界的態度和認識。時代的進展，現實的變換，這種種的事態，人羣在這裏面煎熬着，或舞蹈着。創作者遂對人類產生了「大歡悅」和「大苦悶」。或評判人生與世界。任消與憂患，更須給他們（人羣）覓路。甚至不妨與他們做一番的「共同感觸」。作者在替人生落泪以外，尚須指導人生至落泪——這些在創作上表示出的就是作者的「共同感觸」。

作者在創作里有着作者的共感和透視，在人生上至少有著啟導的功效。因作者在人群里的感受更為銳敏，所以促成了思想的發達。他的希望，便是思想的實踐。最低度的祈求，便是具有人生的警告，「最忠誠的情節」。這上面你能看見有真的現實與活的人生。作者在創作里，會告訴人羣怎樣追求現實，或希冀現實。評判與逃避也時常會警告的。

創作有了作者的淚，希冀，苦惱，與忠告。這作品便是活的。否則祇一味描摹現實里的事象，那是不能够呼吸的，是僵尸。

創作有了作者的淚，希冀，苦惱，與忠告。拉雜寫來，頗無倫次，茲引樹川白村數語作結：「……文藝作品，其身上裹了自然和人生的各種事象而出現。以為這不過是外界的事象的忠實的描寫和再現。那是荒謬的皮相之談。……要之，即在以文藝作品為不適是從外界受來的印象以再現，乃是收蓄在家內心的東西向外面表現出去；藝術到底是表現，是創造。不是自然的再現，也不是摹寫。」——樹川白村

「去附！」她非常倔強，她能和男子一樣勞作，住在一堆的這些人家，都沒有敢欺負她的。她今年才三十幾多點，朱大哥沒死時都人說她底仇祖。——擇日過這個寒冬，她不容易，如今是孟夏了，以後的日子也可以好過點，棉被拆洗了，朱大嫂又可以乞零錢。——朱大嫂，又早起來啦？」李大媽從門外走過。  
「哦，急也早起啦，快進來坐坐。」  
「福，又走啦？」  
「唉，每天去，還多虧他倆皮上看了好一會，又問：  
「這去檢一點破爛來添補家用，要他爹在着，還不都該上學了麼？」  
「唉，真是！朱大哥一輩子忠厚老實！」  
朱大哥原是在紗廠作工，省吃儉用，這個小家庭到處得挺一挺，那天早晨上工去，剛邁進機房，脫長衫的時候，一不小心便叫馬達底膠皮帶帶去了，來回一帶，人便完全弄碎了：皮肉摃了一塊，掛了一塊。這消息回來，朱大嫂哭得死去活來，但這女人，金，便完全花在朱大哥身上，戶口是不見了，所以她請人來，許多人和尙，七天超生咒，曾有大嫂，她把這錢留着點日用，但這死，她表示：「是一個活人，所以朱大哥葬事，子成人，要沒他倆，我還早就死去了！」

了這兩三個孩子住下活！」「短命鬼！」朱大嫂從不願意對人表示傷心，有人提起朱大嫂時她便故意做個不屑地態度。『這些日子怎麼樣？有活計做？』「很有限，有時也聽見人塊二八角的。」「三十幾歲的人，朱大嫂到底是……」「反正，人無論什麼都是命！無非走到那一步說那一句底話就是了！」

「那可不是，女人家無論多說也不行！」

「女人，」朱大嫂又勸了不平：「女人怎麼便不行？又不比人少腿少胳膊。反正不逼着幹就是啦，有錢的姑娘太太，當然沒有什麼用！」

「唉！無論怎麼說，到底還是女人哪。」李大媽說着，又回到本題：「無怪人家要發財。大家也就是管什麼比人強！」

「比他強的名字叫！」朱大嫂又覺悟自己的說話不對：「可是如今還沒個太太！」——本來，只要有錢，老婆還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是呢。總能去找那些誰開人就不能活的不要臉的女人！」

「哦！」李大媽笑容僵了，似乎或到出於意外：「准要有這麼個當家的，總算有福氣。上裝燒了高香了。現任便這婆娘，將來不保險。管不了銀行經理庄的大老板！可咱這里這些人，算是沒有龍蛇得上的！」

朱大嫂沒再說什麼，便拿出一隻破譙子準備要補。李大媽突然不走，坐着談天。忽然她笑聲驚地湊過臉來，低聲問李大嫂：

「你若趙得富這人，到底怎麼樣？」

「好人！」朱大嫂不屑地





一些鈔票給朱大娘。

「那好這樣！」她吃一驚，又沒有錢，又遭遇了這麼一步，怎樣好用趙先生底錢？」

「反正……不是還給我拆洗的被麼？」

「那……也不能先要錢……」她又露出她倔強的個性。

趙得富失望了，他感到預佈的謀畫又歸泡影，便把錢放到口袋里：

「便把這些藥吃了吧，用溫開水吃下……」朱大娘答應着，細看那藥，依舊和藥店里賣的平

常散一樣的東西。趙得富遲疑地坐坐着想了一會，樣子已沒可說，便站起來：

「我走吧，吃了這藥就

來了，她急急立起，看他手里拿

了許多東西，他正在回身關了那

門輕輕地推開，趙得富又進

了個門。

「趙先生……您又……？」

「哦。」趙得富和悅地笑着

：「你還沒吃飯吧？我知道別

光爲孩子難過，害了自己底身子

食品。

「……」他放下手拿的一大堆

……

……

朱大娘由趙得富自己走了，

瞧瞧着睡去，她又做了那個夢：

朱大哥……她哭泣着醒來了，看看窗上已經露白，摸摸小

福身上，滾熱！她站起身來，把

一根麻繩拴在梁上，這時小福轉

了一下：

「娘！」

朱大娘蹲身在炕一邊了，看

看小福又一轉身睡去，突然她解

下那根麻繩，丟到一邊去。

「人，一死什麼都完了，爲

這個孩子，我還得正經地活！」

她想看，並且決定：明天和趙得

富正式同居，或者馬上和他斷絕

這兩條路中底這一個。

## 天津中國藥廠出品

白松糖漿  
麥精魚肝油  
牙杏全治  
水露水

出精良藥力準確  
請試方不知謬

(總代售店)

中華藥房

徐州市文亭街東口

藍美綢緞均爲蘇杭最新出品

流行時裝衣料

特製經濟外套

徐

大成綢緞百貨商店

男女時式皮鞋

日用百貨化粧

如蒙惠顧格外克已

地址明公九七號

黃帝

水 红

的臉想馳騁得飄渺而且遼遠，伴着細碎的呼吸與脈廻。沙地是柔軟的。耳邊有潺潺地流水音。

「你愛這黃昏的景色嗎？」我直起腰身，向一個懷着好奇心試探着向我接近的牧童發出我的問詢。

當我覺察這樣的問題對他太模糊也太不習慣時，我立刻補充的說：「你快樂嗎？在這樣的境地中，跨在你的牛背上，注視着河中絹絹的柔情細波，幻想着一些在人世間尋找不出名稱的事物？」

他固定着他的目光的謙慎的探詢，向我困窘地搖搖頭。他忽然問：

「你見過火車嗎？聽說它是很長很長的，就像——」他抬起頭來，試探地向四面捉取一個適當的譬喻，結果，他的手指就在我們身邊的河流上停住了。

「就像這條河這麼長！」

我想起這原是一個距離鐵路十分遙遠的縣城，我微笑了，這單純的憧憬深切地感動了我。我於是耐心地開始了我的解說。

暮色逐漸濃厚了，晚霞失去了艷麗刺目的色彩，這天開始有繁星的閃爍，我乃站起來沿着二旁儘是在風中蠕動着的莊稼的道路，躊躇地走回去。

之後離開故鄉，我遂不可復得那一份黃昏的享受工作使我在世俗的忙碌中疲憊而且削瘦，還很少有放縱一下自己的思念的餘裕了。但每每我仍然不惜什麼損失獨自到海濱上度過一個黃昏我面向着遼闊的海，任那想如海鷗在蔚藍的海面上有幾許逍遙的翱翔，一掃塵世污垢如遠行人一掃長長旅程之風塵。身後即是市街，任多麼沉重的沉響而我却置若罔聞了。海靄漸漸昇起，暮靄更其深濃了，我遂收起無盡思念姑收起翱翔於高天的風華滿足於又一次靈魂的遨遊。

我寫黃昏的獻歌，我該運用怎樣豪華綺麗的彩筆將它們描繪得更為真切呢？

如今我的行步踏過我的每個黃昏。我走的是十分僻靜的路，我幸運於獲得這調和，我每每用遲緩的脚步來延這段時間；但我惋惜看不到那逐漸混合到蒼茫暮靄中的一絲烟霧，淡淡地如一滴顏色千分清淺的水滴滴落到最容易使它伸展的畫紙上，它於是恣意地展開它捲曲的身軀，遲緩地並且溫文的佈滿了整個的紙張，於是畫紙上遂自整地鋪滿了淺淡的色素。我愛這情狀，我喜歡看着烟霧中一個個灰色的拉是怎樣自整地混合到無色的空氣中。

我說我走的路都是十分僻靜的，這對於我實在是無上的喜悅。但每次不能避免地要經過一所樓房，從一張垂着緋色窗簾的窗下走過，那窗子裏面不久前曾做為一對新婚夫婦的新房，但如今，新娘已投海自盡而新郎也離開這不吉之地了，緋色窗簾雖垂蕩一縷，昔而裏面却寂靜如死地不復有人居住了。

這是一支很婉轉的故事。它每每陪伴了我整個的黃昏的行路，我思念着，在那蒼茫以爲我所深深喜愛着的暮靄中。

# 方齊去處何往

向日娘每晨開始忙碌的最初的工作，如今只有他來代替了，當他剛剛由爐前起身來，舒了口長氣時，弟弟和妹妹已都醒了。弟第一眼，低低的告訴他：娘不舒服，不准亂吵他。呆的痴坐着，彷彿失了主意。柱子叫妹妹和他爬下牀來，倒了兩碗水給他們喝了，然後一人給了他一把地瓜干，握着溫熱的地瓜干，妹妹賒債的一手拿起了一盞在牆邊雜物中的破提燈：「弟弟快走啊！」晚了就叫別人拾淨了！弟弟口中塞滿了瓜干，不顧得回答，赤着雙足就追出去了。突然感到未曾有過的心酸，彷彿是個易感的女孩子，他噙着了滿眼淚水。彷彿怕羞似的忍住了淚，望不見陽光的屋子的四周，望牆邊昨天弟兄們拾回的

自從她在一個意外的不幸中被捉進了牢獄以後，娘就肩起了全家的重擔，開始了悲慘的生活。娘給人家洗衣，給人家縫東西，娘拾柴、拾草，拾煤核。然而，娘還有着三個不懂人事的孩子呵！」娘的雙手雖已操作得裂了口子，却仍難填補一家四口的肚子。爲了生活，爲了孩子的溫飽，娘不得不忍辱含辛的走上了最後掙扎的最可憐的一途。柱子記得那年春天，他剛剛十二歲，在一個黃昏娘抱着過歲的弟弟，號啕着跑回家來。就從那天那又高又瘦的爹就不見了，最初整整兩天，娘不做飯，也不吃飯，只是抱着孩子哭，哭了悲哀，笑了笑容。可是看看哪裏的孩子們，她只得暫時忍了悲哀，以後娘就整天忙碌着，她的面上來也沒有笑，再每晚帶兩個火燒或一把花生回來，她與弟妹又怕又莫

舊煤核，望望空了的飯筐子，望望牀上零亂破知做什麼好。鍋中的水開得碌碌的，娘的呻吟一聲聲像石子似的擊打着他的心。他心神不安的在地下亂轉着，最後走向牀前，俯在娘身邊，輕輕的問：「娘，你不喝點水？」娘沒有回應，僅只微動了動眼皮。娘的面色枯黃，而且像是透明的黃紙似的露骨，額骨高高的突出。兩眼深陷半睜半閉着，頭髮像亂草般的披在刻着皺紋的額上，嘴唇毫無血色，半張着吐出困難的呼吸。一向愛修飾的娘是完全改變了。死的恐怖突的襲上心頭，他不安的拉起了娘的枯瘦的手。彷彿有要拖走娘的黑手由陰暗的牆角伸出來。他惶急的俯在娘耳邊听了起來。「娘，娘，你醒醒！」他急切的注視着娘的臉，等待着，只要回答一個字也好呵！可是，娘只是眉頭皺了下，眼睜了睜立刻又閉上了。他想起四年的生활，四年來娘的操勞，娘的痛苦，小小的變動，許多雜亂的思想翻動在腦中，他想了一年來的生활，四年來娘的操勞。

「呸，你爹，你爹在那裏？」他怔住了，是的，人家的爹在家裏坐着，自己的爹呢？他哭泣着跑回了家，他告訴娘，小順罵他小忘八要叫他爹打他他哭着問：「娘，俺爹多會回來，爹不在家，人家人都欺侮咱！」同時妹妹也附合着叫：「爹，爹，俺找爹！」唉，孩子，孩子……娘給他拭着淚，娘自己的淚像雨水似的流下。突然，娘抱緊了他，緊緊的將頭貼在娘胸前，他第一次感到了深沈的悲哀。

娘的喘息着：「我是不得已呀，孩子，你怎麼了？」娘却又不讓了。那斷續的言語刺痛着他的心，淚悄悄的流下了。他覺得他對不起娘可是娘仍然朝着他不能明言的可恥的事，招她給兒子來了輕視與指罵。她懶得老了，但她却更加修飾了。她不斷的向頭上擦着油紋，每次受到旁人們輕蔑的眼色，和惡意的微笑。柱子羞得幾乎要鑽到地底下，每次看見那些大爺或大叔搖搖擺擺的進來，看見娘含了紙烟與他們週旋的情形，羞愧與憤怒燃燒在她心上。他恨他們，他更恨娘，她污辱了爹，污辱了她自己，更污辱她的孩子們。他想殺死那些玩弄着娘的鬼東西，他想殺死娘，那次當無意的見了隣居的傻黑，當那什麼大爺與娘恣意的調笑了，扔下了幾塊錢走了之後，怒火正焦灼着他，娘却將錢送到他的手中：「孩子，明天去買雙鞋吧！」他便氣的打掉了娘手中的錢，恨恨的粗暴的說。『我不要，我不要你的錢，我也不要你這樣娘！』

娘怔住了，痴痴的望着他，突然，兩行酸淚沿着雙頰流下。她頹然跌坐在牀邊，咬住了嘴唇哽咽着。他氣憤憤的獨自睡了，朦朧中聽見娘輕輕拍着弟弟使他入睡，聽見她燈獨坐，默默的流淚。

從此，娘變得沈默了。她彷彿是負了重用。更細心更慈和的照護他們，然而却常常去深沈的心又畏縮又淒苦的目光注視他。去年，娘託人使他進入了工場，每天來回在切削木，裝烟捲的工人中，作着掃地等活。清晨天未亮就得起身，娘總是早早的就燒熟了水，做好了飯，看他吃了，午間用的飯，於是他就包上了較好的。

入燈已亮了，在放工的汽笛聲裏，他被許多人都夾着湧出工場，別人都匆匆的結伴歸家，而他並不回家，他也沒有什麼朋友，用他的小山路上，寂寥的望着大樹，做着賣笑的生涯，直到妹妹拖長的聲音遙遠的在喊他。妹妹已經十二歲了，她瘦弱而且矮小，可是她有著與娘同樣的能迷人的臉型，她已不懂得怎樣撒嬌！怎樣坐在陌生人的膝上索要零錢，怎樣在那些粗陋的笑聲中學習着大人巧罵，與羞笑，當她接近哥哥時，總愛裝出大人神氣，與他談誰誰有錢，怎樣喜歡給她東東西。所以每次看着這半懂事的妹妹柱子就不住起了寒慄，他痛苦的想，難道這可愛的孩子也會走上娘所走的路嗎？有這樣一個娘，就已够痛苦了呵！他懶懶的回家去，娘總是多歡飯，後娘就出門去，仍有時整夜不歸，可是多歡飯的下半夜，柱子聽見娘深沉的嘆息，與轉動在黑暗中的深長的嘆聲，激動了他，他悔着，自責着，他想跑向娘面前痛哭他，他後悔着，自責着，他想跑向娘面前痛哭他，他太苦了，可是總有什麼力量拉住了他，是在黑暗中悄悄的陪娘垂淚。

中被丟棄的果核，果皮，黃綠的，散着。他們的小心中浮着無底求解的問題：「那不也是阿亮一樣的孩子嗎？」

每晚娘收拾着他們拾回的雜物，娘悲嘆着。娘無着肚子省了瓜子給他們吃。終於娘病了。娘躺倒了。柱子後悔，悲傷，娘是世上最苦的人啊！

娘彷彿想痛哭，可是並沒有—滴淚水。只是哽咽着。忽然她又環顧着：「小根，小榮呢？」

娘點點頭，又閉上眼睛。當柱子從垃圾堆中鑽回了弟妹時，娘正伏在枕上焦急的望着，孩子們驚異的走近了林邊。

「娘，我們都在這裏，你想一會吧！」  
柱子輕輕的說。娘搖搖頭，貪婪的望着三人，她示意給柱子將小根抱上牀，靠在她懷中，抖抖的撫

着他，娘微弱的嘆息：「孩子，娘不行了！」忽然她痛苦的仰起了臉，嘶聲力叫：「老天爺，老天爺，救救，救救孩子們！」她劇烈的震顫了一下，突

的噴出了一江淚水，兩行淚水由眼角湧出了。

第二日，是下着細雨的陰沉的日子。杜子佩了弟妹送娘到墳地去，多虧了隣居的慈心，耽擱了娘的所有財產。買了具四鬼薄板

打成的棺木。棺蓋上裂着指關的裂縫。又將人盡義務抬送到墳地去。於是這幾個人相成了這可憐喪儀。

沒有太陽的秋日，十分涼。她和弟弟冰  
冷的小手，柱子時時打着寒戰。眼睛死瞪着  
慘白的棺木，淚無聲的滴落着。靈魂彷彿跌  
在陰沉的雲堆裏，虛飄飄的無處棲止，雙足  
沒有思想，也沒有想念。他覺得像已隨着娘的  
靈魂飄盪在半空中了。

到了墳地，棺木被放入了土坑，被掩上了  
黃土。可是柱子却什麼都沒有看見。他耳  
中嘶啞的響着，他只看見娘歪在枕上的蒼白  
的臉面。

忽然他發現了別人都沒有了，只剩下兄  
妹三個在娘的一堆黃土前，妹妹已拭乾了淚  
，推着他：「哥哥，家去吧！」

柱子突然像由夢中被人猛的推醒了，「  
家去，家去！」他記起了，家在那裏？爹一  
永被囚在黑暗的牢獄裏，娘已被埋入了深  
深的土中，家，家已是空無所有了，欠了四  
個月房租的屋子，已再不許他們踏進了。他  
想起了娘的絕望悲叫：

「老天爺，老天爺，救救孩子們！」

他拉近了弟弟妹妹，將他倆緊緊的攏在  
懷中，沒有言語，也沒有淚水，他茫然凝望  
着天空：

「到那裏去呵？」

陰沉沉的空中，仍沒有太陽的影子！

號紙泰鴻

號紙記鴻  
北路首西路平道市州徐

公 安 醫 完  
所 診 啓 明 路 五 四 樓  
電 話 九〇六號  
住 院 方 便  
病 室 清 潔  
診 療 親 切  
收 費 低 廉

房病 新民路二五號  
電話七七四號

窮困

卷之三

奴隸底心

就在我這提筆要寫什麼的時候：我底兩個孩子。一個是害「出疹子」病倒在牀上；當時的迷糊入際停止了啼哭；另一個是由我底女人抱着餵奶。所以我這會兒是有這一會兒的清閒。

母親把這包裹用的洋麵袋子剪子，做了棉襪。於是這童稚的心上爲了沒有了書包而懊惱，竟哭起來。於是他的母親勸慰他。於是利用慈母的口吻把這故事描畫出來。

我看到一個警句：「沒有希望的人，即是將走入墳墓者」。

這時，我很想把我底感懷提煉出一點來，寫成一篇小說一類的東西。可是，我這一會兒心上快得好象什麼也沒有了。我實在是剩下兩半苞米餅子發呆。——我抵着桌上晚飯時是了！

叫着跑兒，忽然會利用現實地說了兩句：

「玉子你別哭  
那樣麵袋子我給你做了棉襪  
明天就是冬至節

不沒怕三天兩日要下雪  
有書包一樣念書  
穿棉頭怎麼出屋

遺  
一  
片黃昏景色——  
此時此地的我，却是默默地讀着友人底  
得  
意  
句子，很想把我現在寫着的詩也寫得道  
盡  
指  
節  
輕  
快，又樸素，又幽雅，既通俗而又

有一天我走在路上想起了這六句。現在紙上寫下這六行，依樣如那天想到這裏想下去地寫不下去了。

免俗。可是，一枝一枝地都下土製烟捲被我吸盡了兩枝，而我底詩句還是作不出來。我又拿起一枝鄉下土製煙來。

有所悟地發現了我穿的棉襪是我女人用兩條洋麵袋子染成黑色做表，拆了我底舊破棉襪當裏做成的；一時，我有了感慨！這時代！這世界動亂的時代，物價高昂，民生凋敝！生活的貧困，都可由我底穿這樣麵袋子做

我現在已是很有錢。  
假如我現在在鄉下做土製燈，也許

的棉褲上反映出來！就在我走在路上的那時候，我便想利用這點靈感來寫成一首詩。不過，我絕不想寫得像時下詩人們抒情樣地那麼深奧難懂；而且我想把這條洋麵袋子做的棉褲變化在一個小學生底身上。他還沒有穿他是用洋麵袋子做書包，天天包着書去上學。忽然他底

——在我越尋思越離詩底意境遠的時候，妻子向我說了這幾句話。這一來，我的詩更作不成了！我一邊站起來在屋裏散步，一邊在想：明天當當，得多找兩件衣服；聽說現在當鋪不愛接當了，去年能當十塊錢的衣裳現在只能當五塊錢。

## 祭 日 虞克忠

她底眼睛  
是在凝望着什麼呢  
是海天外的夢想嗎  
是遠方的情人嗎  
她很少說話  
但却慣常嘆息  
她太愛撒一把感傷的種子  
她愛夜  
愛一個人默默地走太長的路  
林說她有一個夢  
點經過她美好的生命  
曾燃燒過她底靈魂  
但如今它已逝去了  
她更喜悅紫色的裝璜  
和一支紫色的戀曲  
她說縱使生命褪色  
紫色也是存在的

## 這舞於長空中的冷風

漢士

夜半。三更鼓淒涼地敲碎了枕上如長流串串地酸淚。

我踏遍地低徊於黑暗中長空舞起的冷風。冷風有疏散的空星，枯枝上掛有下墮殘月映照。那是悲哀的銀河恰如悲哀的眸子。是淒靜的孤影爲淒靜的幽靈。

枯寂的林樹。奏出淒厲的音響。沙塵陡然被掠起，乃擲向天邊底淒迷。我踏着那幽冷的調子，讓風沙無停息的推動。風沙敲打我正如我生命的芬芳日日被憂傷敲擊下片片的殘紅，我穿過崎嶇的暗巷，又被帶入街燈昏暗下的微光——微光慘淡下瑟縮着顫抖的孤獨的影子之中乃拾起一個憂傷的夢！

仍是。這舞於長空中的冷風，那時是荒蕪的原野風聲伴入兩側被愛情燃燒的烈焰的樹之火，有蔓草掩下的白石斷橋。乾涸了流泉那破敗的小溪。我們雙雙踏着脚下凍凍了野草根上的黃土道。她會被野風卷起落於我額前的她底溫香的秀髮（乃拂起我一陣子神魂的胎蕩），冷風吹向我們無掩遮的面孔的偷歡，她與奮得寒喊這無人會享受寒冷大地上的清趣，這無人理會的野渡與荒原。怪有意思的冷風給予我們永遠不能忘掉這新奇的出遊，我竊視一下她嬌喘下吹出如白烟霧的小巧紅唇。那大衣裏內凍得鮮紅如蘿蔔也似的臉頰。哇！問蘿蔔可有她面色的神韻的明麗。那如霞光紅潤的秀美。

——我們旋轉於風中遺留下的是熱戀的回憶。我們看枯枝後丘陵邊的一個凹谷，凹谷里有一株株枯乾的紅葉樹。紅葉樹下片片零亂的足跡，是我們愛情畫面中最旖旎的一筆活潑的渲染。

黃昏時，晚霞也更織起的絢爛絢爛正是我們兩年來六百多個甜歎的日子，乃織成深愛的一面純白的情網，情網下有我們曾相偎於嚴寒下那斷橋旁小倚的欄杆，遠眺那橫列海水的深碧。凜冽前半年的時候是炎陽蒸起的海中的熱潮。白金色的聖潔如石膏像的玉體，曾泳於澄清漣漪上的如裸裸的游魚，如今寒冰結於潮前沙灘那些個濕潤，猶遺有她的膚香的粉痕。海面外掩一面蒼茫的遠山。從深碧的空際，我們曾於薄暮中細數那稀落眨眼的星華，軟語與嬌笑，釀成懸火的溫熱。別時的戚戚，曾吻乾她明眸上的淚珠。冷風中，有冷風中的銀鈴的甜笑，也有被冷風塞住叮嚀的哽咽……

——戀情化作了相思。過去的如愛染長河中的一支幻夢。幻夢後墜落的流星。回憶是一杯苦酒，中有滴下的一串串的清淚，捉不住的是往昔的醇香，甘甜！這舞於長空中的冷風，我猶自徜徉於冷落的胸心，有粗風的狂吼，吹過耳邊的哀鳴，我由街心被風掠過夜深的荒郊，再由荒郊移向靜寂的山巒，遠望海面三兩燈火的漁船，忽明忽滅瀰漫於巨浪上的如我内心忐忑不安。近處山巒下仍有一幢幢小樓內明亮的燈光，明晃是窓內幸福人們的歡謌。我淚落在被人遺忘悱惻的孤零……夜深。淒咽於闌中，我凝望這舞於長空中的冷風，慘痛的回憶，憂傷乃綿綿地將愁腸

好像一個火花  
閃亮了一下  
曳條狼落的尾巴  
掠滿天空的一角巴  
這個永恆的記憶  
是一個生命的危  
我們為你驕  
叫顫地喊心裏底話  
你却執着武器  
是生活的囚人  
終於開了眼  
不帶一個微笑  
推進了死亡的淵谷

海濱上洶湧着  
我有窩頭  
但，我沒有自由（註二）  
知道一個狂熱的心  
有對自由的渴求  
到長索「八月底罪人」（註三）  
生命的盡頭  
到生命的盡頭

附記

消息地傳來。我沒有泪，也沒有悲哀，但痛苦，憤懣佔據了我的心。我瘋狂的問着自己：「他爲什麼死了！」

對高深，我們不相識，沒會過面！沒談過話，也並沒通過一次信，但對他像我的一個忠誠的朋友人，在文字間，我們熱情的熟

海在暴風雨捲絞着  
海上洶湧着——我有窩頭  
但。我沒有自由  
知道一個狂熱的心  
有對自由的渴求  
生活的索長索「八月底罪人  
到生命的盡頭——  
心乾底渴喉嚨  
到底火燃燒  
你放開  
到永遠  
是一條洪流的力量

悉着。讀他的長詩「八月底歸人」

是四年以前的事，那時我知道有一個倔強的人在歌唱着，不屈服的歌唱着！

黑手下。

爲什麼他要死了，爲什麼他  
強的人，有靈魂的人要死掉了。  
活着的人呢？沒有靈魂活着  
的豬羣一樣的人呢？魔鬼一樣的  
人呢？

高深死了，他永遠的含着憎恨死了。

愿他是一颗殞星，埋葬在我  
門記憶的是一條光明的尾巴！

我們要記念他，不需要嘆息

歌譜

——我們的心里！

詩子音義

海之頌

默江

大西洋的洪流  
激盪在  
溫柔的沙灘  
青色的岩石

# 生命的歌子

周易

掀披着  
着生的命的首

永遠  
的  
歌頌者

## 青年的水手

萬里的長征

哥倫布航海的故事

在千萬年前的  
洪荒時代

產生了。  
（在上帝造物的第一日）

向你歌頌  
直到永遠

卷之二

## 掃

魯丁

## 忠誠的跳躍吧

新生之箭

谷黃

「快掃吧，孩子！」

西山燒落了太陽，涼風打透了薄的衣裳。

看一堵的樹葉才掃了半筐，回去——怕又燒不滾半鍋熱湯！」

「呵！俺沒有力氣了，娘！」

「咱快不掃吧，

提着這半筐樹葉，

家去吃一點冷的乾糧！」

「唉！孩子！」

「咱哪有乾糧吃呢？」

牛升米今日拿了給養；

家去咱只好吃地瓜根，

等急爹「出夫」回來再講！」

「娘呵！俺可不掃啦！」

天黑了，風也太涼。

走，我扶着你，

走回前邊的草房：

看一看爹爹回來沒有？

咱好做點飯填填空腸！」

我很想在我們見面時，談一個透澈，但發展了。

，每每於晤面之際在我們之間像是有一種阻隔，使我說不出更多的話。這阻隔不是生澀，不是情面，一方面或許因為你有引起關於這話題的機會罷。再一方面，是因為你的環境的關係，我不願掠起你一些無味的憂愁或悲哀，這是比較真實些的。

現在，你是步到另一個環境中去度着教育員生活的人了。在精神方面相信你是愉快的，所以，即使我最嘮叨的話，除了增加給你一點益處之外，堅信對你是原有害處的。

據經驗所知，青年人往往會在金錢里沉淪，消極起來，尤其是在偏僻僻地小城縣里生長的青年人，在一種傳統的習俗下，朱門鎖住了這一個人的終生，社會上沒有他的足跡和聲音，也就是與社會絕緣了。那麼，他只認識了自己家庭中的人，看重了他自己家庭中的人，守住自己的財產，享受自己的財產，於是，輩輩在這種傳統習俗下翻筋斗了。像這樣的人，不能卑賤他，只可論他是一個前代的遺孽罷！

你，我很忠誠地說也是這樣典型的人物，記得我讀過你的文章，時時會碰到一些「憂患」、「怯弱」、「自卑」……的字眼，這就知道你所處的氛圍就是這樣造成你性情的情況，不能絕對說你是一個憂患病者，不過你的人生觀怕是決定了你一部份生命的前程，你是一個青年人，有時却說出來白髮蒼蒼老者的語句，這樣你的生命前程便難

應該批評你忠實，正是因為你的含有憂患性質的忠實，顯得你有些痴疑了，不過可幸地自己還珍貴自己的生命，看重了自己的前程，所以，對你尚有一個大的希望期盼！

說你是一個前代的遺孽，這不是奚落你，也不是諷貶你，在你的過去的一部生活軌跡中，你確是「如此」現在的你，老實說一句，是多數朋友——知己者——給你的力量！勿庸我舉例了，自己會檢討的。

你常常嘆息着自己的力量，很知道也怕

做一個時代落伍者，也怕被家庭的封建鎖住了一終生。還想跳躍，跳躍到社會上人羣中，我希望你忠誠的跳躍吧！

企冀你鍛鍊！你雖然是忠誠、坦白，還須有奮勇的精神，用你的腦子思索些更重要的事情和道理，你該知道，一些女人的失敗，還大半是受了多「疑」的害！

何況你是一個男子呢？

在世寰中，你還是一個孩子，一個不會走路的孩子，一切一切都對你是生疏的，你是一個不幸利的生活了。告訴你這生活對你總歸是好的，慢慢地會改變你使你得到些東西的，或者也不明白那一切一切的利害關係，所以你是脫離家庭紛繁，而又接近了對你茫茫而「你不要氣餒！也不要嘆息！碰一下『創釘』便是得到的一個經驗，和增長一份創造力！

鍛鍊！忠誠的跳躍罷！

誰也抱怨消息會緊跟着麻五從總務長那兒帶回來，心被嚇得禁不住活兒，得空便往廁所擁去。各人把肚裏的猜測找熟點的不同。猜念，大家再找理由證明究竟。烟霧一陣一陣的湧出小窄門門，靠近這門旁作活的引誘得儘量的尋找自己的閑空，賣身子掙飯的誰也沒有應該有的餘閑。上廁所，都得使勁趕出多一點的活兒。三五分鐘再跑回來接着忙去找上廁所，平日有工務長專管細心天查天查，清早起工務長就被上邊傳了去，上廁所蹲上半個鐘頭。回來祇是踏一緊心再沒有事了。掃廁所的王老頭，索性向張希討了枝煙屁股蹲在門邊抽起來。馬常從腰裏抽出一張整個的大紙，悄沒聲的鋪在乾一點的洋灰地上，身子還沒落穩，姜成在旁邊一挪屁股摟着坐下去，馬常故意使勁往下坐，姜成支起一隻右膝蓋頂住了馬常的屁股，笑了。同時挪開了一點空子。

馬常摸着屁股四處找姜成，有的  
人也跟着他的眼巡睃。裏擠進半個身子，大家沒顧着他  
的臉色，便有七八個不同的嗓子喊起來：

「五呀，怎的啦！」

馬常把說話的李健用胳膊搊了一下，用他的粗嗓子剛叫了  
一聲「麻大哥」，下面的話却又叫跟在五身後跑回的姜成接着說了：

「五的呀，說罷，裁了那一  
些爺！」

麻五先朝大家翻了一眼，神  
氣地笑了笑，跟着這一笑，大家  
的希望便像有了着落。胆小些的  
人，也有點放心自己不會給裁了，  
機會自己笑了笑，又去看麻五。  
麻五的臉色還是笑吟吟地，滿  
廁所的人似乎都曉得這臉色的重  
要，因為重要，所以才直得樂一  
陣子呢。馬常裂着嘴角叫了句老  
五：

「說話呀！咱老馬是不得家  
去吃？」

麻五格外笑得起勁，嘴邊的  
幾顆猴班被笑擴張得格外大了一  
些。馬常像忽地摸到一點驚怕，  
不該儘自笑呀？

「此處不養爺……」

「找你的養爺處罷，還有姜  
健，哥們，還有賄麻五」

「對，誰也比不上你老馬行  
麼算數！咱老馬那一個也不比別  
人少做活。不信，誰有咱老馬開  
的錢多！」

「他媽的，他裁人是憑着什  
麼？可是，誰有誰才家去吃呢？咱  
媽五不說鬆蛋話，這兒不要了。  
另找別場！」麻五一下拋掉剛吃了  
了兩口的半枝烟，彷彿什麼咀懷都  
都隨這一下拋到糞桶裏去了，聳了  
了聳肩膀，不像專是看誰似的看  
了大夥兒一眼，眼睛最後又落在  
馬常臉上：

「馬常臉上：『哥們，回去罷，潘金蓮等  
着你佬哪！』」

一聲笑聲又被招出來，誰笑  
的人儘量把喜歡往外散，要裁人  
的消息，把心壓了一個半多月。  
馬常在人空裏找着姜成，姜成  
跟着馬常的眼睛走過來：

「老馬，你信麻五的話不？」

馬常的回答剛要再多想上一  
會，麻五却湊在姜成身邊笑了：  
「咱老麻的話是証，是說，  
當不用信。反正總有明白那一天。  
小姜，說正格的，潘金蓮在車  
裡裏和小馬弄了些什麼景子說了  
咱聽。」

「算了罷，老五你是瘋了是  
不？」

「『瘋啦，真瘋啦。麻五今天  
瘋啦。我姓麻的一輩子幹了這工  
廠，今年，也三十三啦，十歲來  
這兒學徒，二十多年不容易，小

秀英，我得告訴你，馬常真要和潘五姐意看着她和別人說一句話，潘五號礮台，那兒連接死個活人也。不會驚了什麼，有個時候，在那地方死去不少土匪。姜成把頭低下去，不少隻眼睛投過來尋找什麼，姜成格外懶，潘秀英跟他也跟著大噪喊起來：「老馬我不管，小美你道誰，心照。」我叫有話交待，反正哥們誰也知

被裁也是一個大跳頭。李健的臉全屋裏彷彿連烟氣流動的聲音也聽得出。麻五却鐵青着臉沒再說下去，不過，有的猶出麻五的心正被自己的一種殉情的犧牲所痛苦，暗暗對自己的敵人便放下心來，愚鈍些的，却仍盼着麻五說完好讓肚裏痛快一點。

「我對得起哥們，哥們自然不能委屈了我，我明天就開頭不來了，工務長這差使我有了不少的脾聲亂起來，惹了誰？誰也沒先把自己想上，便找可能的人看，麻五却盯緊了馬常的臉：『馬大哥，我交給你了！』

馬常緊跟着許多驚奇的眼睛怔了一怔，但立刻爽朗的笑了：

『好麻大哥，我準對得起你！李健，姜成，聽見沒有？麻大哥賣了自己』。

全屋立刻叫起好來，麻五嘗試着天領她往辦公室裏走，怕的是麻五放心得是馬常的臉孔，人年青，連全身巧遇上馬常，馬常的胳膊雖叫給大家方便，不是方便，麻五給了大家一碗飯，大家不該報答給麻五一點什麼嗎？

平常對工務長的厭憎，都叫麻五臉上的熱氣消了去，馬常是天明和麻五搶潘秀英，麻五不敢白笑。

馬常緊跟着許多驚奇的眼睛怔了一怔，但立刻爽朗的笑了：

『好麻大哥，我準對得起你！李健，姜成，聽見沒有？麻大哥賣了自己』。

全屋立刻叫起好來，麻五嘗試着天領她往辦公室裏走，怕的是麻五放心得是馬常的臉孔，人年青，連全身巧遇上馬常，馬常的胳膊雖叫給大家方便，不是方便，麻五給了大家一碗飯，大家不該報答給麻五一點什麼嗎？

完了該說的話，緊跟着又被馬常叫了一句，不是叫·馬常在警衛連裏幹的活兒，小窄門不時有人和人擠在一塊的時候，麻五走的時候，大家都把自己先留在後面，麻五走出去，馬常叫住了姜成：「小姜，聽見沒有！」他就是強姦了潘秀英，也沒關係。馬大哥，咱沒有不說的話，工務長你是半要幹了？」自然得幹，麻五能賣了自己，我馬常也不鬆口，好在都是自己的哥們。誰也得捧捧誰，到時候。

「好哥們，放心走你的罷，什麼事準對得起你！」。陳五點了點頭，要說什麼，李健從紗線車跑來：「麻大哥就要走！」。『我還有話呢！馬大哥，』一麻五鬼祟地望了望總務室，壓着聲說：『你別以爲上湯鬼子們裁了我一個大頭就完事，免鬼子們的壞計策多着哪，哥們總得多少多多少少避避卜子。』「是，明白麻大哥的話，不過，我準能想法子抵擋這個，」丁務長這差使麻大哥幹得很光棍，不務長，『我準賣不了哥們！』小妾叫我告訴麻大哥，他大報答你，這些話我可不明白，李健說着話，眼直往線車上飛，接頭的望玉珍衣服上下都是綠色，綠蝴蝶是的，繞着車身轉，熟巧地在斷線頭上挽着花，李健忽然地像獲得了什麼喜樂，嘴角見了，笑了笑，剛想說什麼，馬常一眼也看見了：「五哥，你好走啦！」兩隻眼睛領着陳五去看正往上笑，潘秀英，陳五不是意思地笑，潘秀英把臉藏在線車上。

「大輪不轉了，看車的小姑娘扭着頭急得直看馬常。」  
「太軟，好台，哥們少犯牛頸子，你不能不是李健，李健！」  
「李健從猩玉珍車上胡亂地撞一下，一根車拐，一下在平靜裏找出麻五吃虧本老實，根基打的匆忙，跑過來，姜成一扭頭子走開了：「好工務長，有鬼崽子的！」  
「李健，你抬擡起來！」  
馬常看着李健找出繩絲扳手的機會走過去：「麻五爲你走了，明白嗎？」  
潘秀英倏地紅了頸子，沒回答，倒綫的七輛車上的眼都飛過來，看來有，馬常的氣餒被這些眼光逼得不敢軟和一下，潘秀英的手有些顫：「麻老五有兩下子，我婆是個女人也準得看中他，哈，我馬常就是愛吃天餛肉！」  
馬常很兇悍地勉強笑出了聲。  
「馬大哥，別說啦，麻五和你說什麼來！怎麼交待的？」  
潘秀英使勁咬着憤怒說，靠近她坐着的女工，拿驚奇的眼來看，馬常唔了一聲，粗聲笑了起來：  
「你好好的地當你的工務長能來：「好呀，潘姑娘，武大郎上了吊原來是你給結的疙瘩哪！」

是，好呀？潘姑娘有你的。」馬常猶笑聲走回李健身邊，（程玉珍扭着身子帮李健的羔手邊，在搬動大蝶絲。）一陣牆裂來的恥恨燒紅了馬常的臉，姜成倚在靠窗的牆上，往外看什麼。大齒輪像沒主似的胡亂轉着，杆上的線頭一根一根的被絞斷了，繩在小輪軸上，姜成的臉還是那麼沒有神的半醉：

「不了你。」馬常臨走的時候，大家都沒有拿憐憫的心看他，倒因他想起麻五來了，當了工務長的李健，手裏沒放下螺絲扳，大輪扳了，一個人忙扳不動螺絲，他沒再找翟玉珍部，趕忙，總務長出來了，穿在每一個車廂巡駛。李健把大輪開得十分滑快，變成把大輪開得十分滑快，總務長彎着腰檢視布樣的時候，姜成找着潘秀英看了一眼。總務長手裏摺着布角找上務長，李健的螺絲扳在大輪上放不下來，總務長笑了笑走過去：「李頭目，吃晌午飯的時候，改成了笑，點了點頭。翟玉珍隨着總務長的屁股蹣着脚走過來：「到總務室去吧！」你也好了，麻五和馬常都上了邊，你到新工廠當大頭目去了，臨去的時候，每人多開了三個月的工錢。」李健的手從螺絲扳上抽回來，思想一猶疑，突然爽朗起來：「麻老五裏有兩下子呀！」小聲，着叫別人聽了去，「可別忘了給我！」李健慌地找壁鐘看了看：「你好好地找壁鐘看了看：「李健自然是，關，是的。」翟玉珍自然是在半路和他走了，「潘秀英？」

他媽的，她真不幹啦。李健在心裏偷偷笑了：「倒是患難情人。」

「『呸』，姜成把一口吐沫吐出老遠，落在搖紗輪上哨的被聽散失了：小子們有他們受的！」

「小姜，我和你說，今晌午我上了趙總務室，總務長叫我先訴你，你不必幹啦，麻五和馬常給你下了毒舌，再幹也沒什麼了。淨叫麻五笑話！」

「唔！」姜成蒼青着臉直看着大輪飛快的轉，其實，他的眼睛却又不像看見什麼。

一哥們硬邦一些，人家麻五和馬常是怎麼走的！別叫他們拿錢惹得自己欣賞一陣笑一陣：「小姜成，況且上邊還多給一個月的工錢：他媽的，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這宗事眼，幹不幹他媽的去！」

姜成笑了，笑得彷彿十分傷心：「他媽的，不幹就不幹。」

「是好哥們，你等着我罷，看不好了我也走，何處黃土不埋人跡，小姜。」

但，下午櫃上照例不開支，姜成在廁所裏撕斷了不少雙剝線頭，王老頭直心痛得揀起撕碎的線頭比量着接起來，惹得姜成笑一聲，姜成一把扯住他的肩膀：「麻五和馬常還在人和路住碼？」

「大概是」李健急着要走，姜成摟着手笑了：「小子們，沒有他們吃的，

走了麻五和馬常姜成，掃門  
了。李健的身子和話同時擠出小  
了。姜成解恨似的暗暗又撕撕  
了一堆一堆的亂線塞在黃桶裏去。  
四

沒說什麼，李健又鬼鬼地笑了笑。

「五哥不錯處，當朝一品的大

項目嘛！」

「快到點了罷」，麻五張望一眼麻門，沒有半點表情的看了李健：「我找總務長去，李健馬常沒來過」？

這時已有七八個工人湊着，湊近麻五，大家忘不了麻五哥待大家的好處，齊大夥兒掏烟捲遞過去。

麻五沒圖的接過去，好像沒看見這些臉在朝自己顯然，瞧着麻門，嘴裏說：

「快到點了罷」！

李健沒把麻五帶進麻裏去，子們，」

外國守門把工人趕着，得特別慎

細，麻五被推在大門旁邊蒼白着

臉說不出話來。

開車的時候，總務長點手止

住了李健，工人們拿驚奇看着總

務長說話：

「大家都知道了罷，麻五們

總務長拿白眼珠瞧着大夥兒

，李健想先讓嘴在靠近倒線車間

裏，總務長的眼珠射着他，他不

續往前擠了擠，靠近他的人閃

閃過頭見是李健，趕着找總務長的臉看。

總務長把另一些話交給了李

健，拾掇着皮鞋走了。李健走了

嘴脣唇轉過臉來朝着大夥兒：

「總務長說麻五他們是搗亂

份子，設了一計讓他們走了，大

家都知道的」。

不知道的都找別人的臉看，

姜成接着手從廁所跑出來。

「馬常也來哪」！

跑着有人驚異的唔了一聲：

「在那裏」。

王老頭先隔着玻璃看見的，小

子們，」

姜成偏了聳鼻頭：

「老子打開啦，有話說的趕快亮

出來罷，吃生米的誰也不知道別

人的掌頭多麼大」。

李健的臉漲成豬肝色，幫玉

珍扭頭拉著一個女工走回梳紗車

廁扭頭多麼大」。

李健可得仔細點好，怕的

是「姜成別和他們結成一氣就

好了，那小子可不拿準了」。

英車開着了，李健，圓着臉說的人

板。大輪轉起來，李健走在潘秀

翠梧。李健手裏還沒放下煤

一九四二、十、廿號

## 淮海省政府印刷所啟事

新刊文具  
徐 州  
書 店  
號七十街安公市州徐

代售華中商務書刊

新界世書店

南路市中路明啟市州徐

大書局  
新刊雜誌  
華文具簿冊  
零售批發  
力求克已

北路口東街亭文市州徐

本所係官營組織專印省政府及各機關各法團印刷物品但於應付餘暇為促進文化事業起見亦代印工商界各種鉛印石印等物

品悉未通知特此通告

# 如此家庭

卷之三

魏  
君

# 如此家庭

(三幕喜劇)

姚君

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有時候我寧願自己受傷，也不願意你受傷；我寧願自己死，不要嚇見你。守道！你既然說總在這個日子嗎？

所以妹就非常高興哩！就像餓着肚子的

快老虎得着了吃的東西那樣，當然是十分

快樂的。妹說是不是？

是！是！不！我怎麼像了老虎呢？

這還有點胡塗，這不過是譬喻的。

虎再往下是說妹很好，末了是妹當媽媽向

鞠躬。那就是了，我真怕人家說我是母老

虎呢！再下面是什麼話呀？

妹怎麼還胡塗，他給寄錢來，

當然得謝謝他呀！下次好再多地寄

！我怎麼倒向他鞠躬呀？

妹怎麼還胡塗，她給寄錢來呀！

大少爺說的有理。完了罷？

完了，完了，妹趕快拿了去吧！（把

信塞在白手裏）白媽，快去倒茶來！

呼起守道來，不待白媽招呼，她却先

是是。是。（匆匆下）

是，快來坐下談！

曼道

曼道

曼道

曼道

你真聰明！（沉吟）你別着急了，我不喝茶，我跟你在一塊兒半一會，就很高興。因為上大學的關係，我也許不在天津。那麼守道，我問你一句話，你能不能認實？你只管說吧！我沒有個不實心的。你是不真心的愛我？自然是真心，難道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嗎？那麼為什麼我們老不結婚？我正在這兒籌備呢！你想，我父親那一輩就不容易過。那樣為什麼？我正在這兒籌備，只這兩個字，我就聽你說的有半年了。守道！你知道現在我的什麼？我正在這兒籌備！我正要再騙我，那麼我可就真沒法兒活了。而且我肚裏：「羞怯」二字，我母親問過了我好幾次。我正在這兒活了。守道！你別瞎想，我母親已經十分的願意幫我忙，而且她也很滿意你。但是我們什麼時候訂婚呢？

我不相信！我請你什麼話全說了。難道你還不相信嗎？

我時時刻刻的想，我們將來會走這一條路吧！

不經，我們會這樣逼迫我，或者我父親不叫我同你結婚，或者上吊，這種決心我全有，

不經，你別對我說，我請你什麼話全說了。難道你還不相信嗎？

我時時刻刻的想，我們將來會走這一條路吧！

但忙，而且她也很滿意你。但是我們什麼時候訂婚呢？

何必這們忙？

你知道我母親還病着，我是抽了一個空

時間來，連一點水全沒有喝上，走，我請你喝汽水去。（二人同下）

「很生氣的樣子。」哥哥！你又強拉我

他們的門了，我跟他借這們一點錢的學

費，就是將來要了飯，也不再發

定，我來找你做什麼呀？當然我是知道的，妹一

定，我來找你做什麼呀？當然我是知道的，妹一

定，我來找你做什麼呀？當然我是知道的，妹一

粉、葛、木、漆、桔梗、紫堇、白花紫堇、之

是伯父？他才是禽獸不如呢！我就不承認他是我的伯父，留着！你又弄我來做什麼？何必挨他那臭罵？

必不守之！你不要發氣，投鼠忌器這四個字，你明白嗎？你想你還差一年就畢業了。

人應該有和惡黨拚死鬥爭的勇氣。」

「為什麼要鬧個半途而廢？」曉怕將來我們

了一點頭，拭淚：「我的環境，無乃也太苦了，你看守道整天吃喝嫖賭，無所不爲，爲什麼一個人的心會變成這樣兒？」

「上見了守輪守之，一變而非常的客氣。」守輪你來了，爲什麼不到我屋裏，身體時常不服，他在太原開了一個電影院子，哪知道全賠了。所以現在那點收入，也剛够我的學費和飯費。所

以守之弄得一點辦法全沒有。

那不要緊，先從我這兒拿得了，並且你可以寫封回信告訴你父親說，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何況現在我們弟兄已全是五十開外的人了呢！他要是實在不得意的時候，可以回到我這兒來，我這兒有房子給他住，有飯給他吃。

是，我一定這門擋給我父親去信。

三十塊錢就行了。

這很容易，呼喚：「我的姐夫大人哪！拿我的錢包來，把我剛看的小報也拿來。」

「以下簡稱來順，」「上拿着錢包和報紙遞給她，頭髮散着，鞋沒有穿上，襪子也沒有洗，自下：

「數着票子，交給守輪，這是三十塊，接過來！」好了。

「啊！要守之試驗試驗你的涵養，孔子曰：「猝然臨之而不驚，是謂之大丈夫。」你知道你的含養還是不夠的。這才恍然大悟。」伯父對我用心之深，真是使我非常的感激。今天才明白了吧！守翰！你的書也讀了不少啦！在你真是比你兄弟守道強的多。你將來非常的有希望。但是我不知你對於財產處理的能力怎麼樣？根本沒有財產，我經營什麼？」

「假如你要是有呢？」

「我假我是你！」

「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最近的期間，恐怕就要做點事。」

「那我早就風聞到這件事情了。」

「這不一個缺，恐怕是個很好的缺。據說要是個好手，做上一年總可以賸下幾萬元。不過我這裏的應酬也很大，換而言之，也就跟做買賣一樣。錢是總可以賺錢的，但是需要本錢。我現在正需要這個本錢。你是不是能夠借給你伯父一萬元？」

「非常驚異的，我根本不了解你怎麼會和他說出這些話來？」

「不如你要是有的話，你肯不肯？」

「不假思索的，」我道。

「你是不是買了一張彩票？」

「是的，但是伯父怎麼會知道？」

「你是不是放在你的一個小箱子裏？」

「是的，我不是寄存在伯父這兒嗎？」

「打開看？」

「一下便是怕的。我要檢查檢查你的書，怕有什麼號碼來。那知正和報紙上頭獎的號碼一樣。高興地，」是真的嗎？」

「自然是真的。不過這張彩票，我已經拿到學校的宿舍去了。也許我還帶在身上呢！記不清楚了。找

清 董其昌

萬自萬自 萬曾 萬之 萬曾 萬曾

你就是一個月曆三十塊錢的窮鬼。我只知道你是長輩的怎麼這們快？我真不明白。伯父！無奈度麼？我看你是白念了書。一點禮節全都不懂，孔子所謂察言觀色即可以知其人。我一看你這種教而不訓的樣子，就知道你是禽獸。

伯父！你既然是長輩，也應該拿出點做長輩的樣子來。怎麼能夠隨便的罵人？我還要揍你呢！有了你這種不肖的子弟。清直有辱我的門風。我們怎麼不肖？你家的守道。整天吃喝嫖賭倒的好子弟。

大怒，把桌子拍得震天響。你混蛋！你們給我滾出去。滾出去！走！守之！讓他們走。二人氣忿極下。一怒氣不息。一來順！來順（見沒有人理大怒。拍着桌子大叫）一來順！混蛋！一老爺！還有什麼事情吩咐我吧！

太太正和太太在後頭拌嘴呢！

你給我滾出去。（來順上，一吹着胡子。）

你的耳朵裏難道塞着鳩毛了嗎？怎麼我叫你你就聽不見？你別要以為我收了你當嫡奶奶你就大起來，你知道。你從前是了我的丫頭啊！有時候我叫你一聲如夫人，這是高抬你，你別要給臉不要臉。

為什麼我叫你來順你不來？

老爺！盤子碟子不預備上哪？

不預備怎麼我叫你，你故意不理我？你欺天。騙？你別以為當了小妻子就美的上天。你的行為誰不知道？你做姑娘的

善 康 來 背來 善 康 來 背來 善 康 來 背來 善 康 來 背來 善

那樣時候  
你還學會了抽煙。  
怎樣樣！學會了，老爺會給我買。你預備  
氣得再也忍不住了。」我撕你個不要  
臉的婆娘。「過去就擰來順來順還手！」  
「上。」怎麼回事？來順！你瘋了嗎？  
你敢還手？」  
「唐及來解開了。」  
「一處來，一英孩！這個家，我  
可到哪兒去？」  
「大吃來的時候，我再回來，給你們全家太  
太抱若滿肚子委屈，不得已跪下了。」  
「太太說，我下次不敢了，求太太恩典，  
太太攏緊向來順，還不給太太陪禮。給  
太太跪下。」  
「下次不敢了，求太太恩典，饒了我。（求  
太太的太太何必？一家滿目五六口人  
想意不滋味，突然站起來，號啕跑去）  
唉！我的太太何必？」一家滿目五六口人  
這本來我就是個多餘。你門一夫一妻的在  
這塊兒遇好啦！好在我還有個兒子，他  
沒有頭，我之非把地收房不可，是因為我愛  
她。你消消氣，別老多心了。來順不過是個  
（上。面現驚恐。）老……老爺！（

新通報 通告 教諭 宣教 訓練班 教 師 指導員 教 師 指導員

他和我，是什麼關係？

他：「他說他……他是老爺的舅舅的小兒子的外……外孫子。比老老爺小……小一輩。」

請他進來吧！」

是。是的！老爺！（下。）

別也不理我呵！」

「躬背哈腰的上。」石縣長。今天道公署掛了牌。大人已發表了安次縣縣長。

我特別辦了幾樣水禮、給大人道喜，這大人多多關照。

何必這們客氣？我忘記了。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過面？

您進道忘了在老家。

在玉田？」

是的。是的。您到我們家去過一光，那時候我才五歲，您還門過我玩，一轉眼二十多年了。文陰晴快。

想起來的樣子，「呵！就是你呵！裏面是多少年沒見了。現在你在什麼地方恭喜？」

現在賦閒，求大人多多栽培提拔。

你從前倒遇什麼事情呢？」

我當二十年兵，也當過一等警。旁的不說，放槍倒有幾分把握。講究五顆子彈不打死六個人不算好漢。

啊！你現在住在那兒？」

我真是抱歉，我忘了帶片子來，給您寫下來吧！拿出一塊紙在那裏寫着。」

「上。拿着一個片子。」老……老爺，有人找。「將片子遞旗給。」

「接過來。」原來是他，也是七八年不見的朋友了。（向黃。）請他進來吧！」

是。是。（下。）

「上。」石縣長。給氣道喜。（作下指去。）

「還禮。」

「這是什麼話。老朋友啦！怎麼全不

——拿出一個信封呈上。——這是一點薄禮。  
——求縣長能夠收下。

——接過來，——太客氣了。

——因為不知道縣長愛吃什麼，所以湊了一個整數，象徵縣長百分如意。

——趙先生這是何苦何苦？

——正龍縣趙側因，——

——接過來，——這是一正龍縣趙側因，——

——長到任之後，要是有機會的話，希望多多留神一點。舍下還有一個內姪，——

——還是舍姪的履歷。他側經歷片來，——

——是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畢業，歷任過貼政廳的書記。

——接過相片放在自己的口袋內。——

——一定，一定！

——「上，拿着一個片子雙手呈給蓀，——老爺！」有人找。

——接過了片子一直摸頭，自言自語的：——彷彿記得這個名字，可又想不起來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向蔣：請自進來吧。

——是的，——得了一個機會，將自己的地名交給蔣。

——是，是，是。

——以下簡稱蔣，——「上」知道石縣長不收，當不知道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過面？

——很有用，尤其在這道不靖，土匪遍地的時候，更需要有這樣一個保標。

——「以下簡稱蔣，——這兩天，你不要出去，我大聲不指日高升。給石縣長道喜來了。——

——這石縣長真是貴人多忘事。咱們不是在江蘇的一個軍營裏見過嗎？您在那裏當督軍，——

——打開，——這是一個女人的像片？

——是的，是的。

——這石縣長走馬上任大喜的日子，我別無妄取。——

——這是敵人的一個小姑娘。新近守了寡，——

「誰呢？又快又好！」  
「驚喜，」呵！  
「還有一種本領是按摩術。可以叫人通暢，一呼一吸都還很軟舒適。  
「當縣長公事冗繁的時候，他正可以依賴。這樣怎樣？這是他小小照，不知縣長的意願！這個太好了。您現在在什麼地方？  
「這正好極了，在我的衙門裏很需要一個像您這樣精明強幹的人呢！以後得多蒙縣長的提拔。  
「上，拿着一個片子，」老……老爺上接過了片子，「請進吧！」  
「是……是的。」  
「上，」石縣長邊認識我吧！  
「把禮物放下。」這是蘇柳薄禮。求縣長收下：「上，拿着好幾張片子遞給蘇。」請進來吧！「全上，幾乎擠滿了一廳。禮物如山，全堆積在那裏了。」內室有著女人吵嘴打架的聲音。「上。」老爺！她太太和太太又打起來了。  
「自言自語的說着。」這舉該死的東西。  
「向衆人」請大家略坐一會兒，我這就來。  
「做瞧不起人旁的樣子，站在台的一角。  
「看吧！看誰能擋足先登！」  
（幕急下。）（第一幕終）

闻瑞化文

竟因極神事故而告別後直到十月底始出十月  
號，他已去職，聞今後決繼續下去。  
者尚利謹請文藝協會第一次懸賞徵文，應徵  
作品，經研校閱，予以最後的決定，並手批  
云：「確有些意義的作品，當使之成為大眾  
讀物」。茲誌六月揭曉結果於左：  
（甲）小說：第一名徐州李知戶「夫妻  
一」。第二名，宿縣牧秋：「青春陰影」。佳  
作：徐州市售元：「被凍斃的人」。金竟：  
「黃土層的一角」。夢珂（女）：「羣」。  
（乙）戲劇：第一名，徐州呂萍：「鋤  
頭」。第二名，徐州劉羣：「古黃河之歌」。  
（丙）新徐州歌：第二名，徐州戴少橋：「新  
舊言」。佳作：灌雲史寶芳：「淮海頌」。  
於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假座徐州市少華街省政  
府宿舍六號，邀請各入選作者及市內文化人  
舉行茶話會，出席計有高漢、單國維、周建  
南珍（夢珂）、高自新、劉志威、劉羣、謝雲帆  
金竟（曾憲敏）、等氏。孫宗武（錢售元）三人。

△淮海日報注重文化預聞，每日在第一版附開「文化點滴」欄，多由筆者擔任報導。並多古黃河社推薦作品。

△淮海月刊十月號在京印完，十一月初運徐發售，因係淮海第一次文藝選舉輯號，購者頗夥。零售仍為舊幣五十元。

夏綠天在徐埠頭寫作，十月底已將長篇「冬風」寫完，計八萬五千餘言，暫不發表。繼擬以三個月為期，投編莎士比亞大悲劇「奧賽羅」為丘幕大歌劇。前後兩者稿紙均由古黃河社供給。

△向弓良近擬返鄉從農，下大決心要以平生之力完成百萬字之長篇小說。

△自下徐州文場頗形熱鬧。中學生陳斐成，王燕犀、顧善君三人合資辦「雲龍山」文藝月刊，十月一日創刊，十六開二十頁，大部售於學生手，第二期須至十二月初出版。

△外地稿件多由古黃河社推薦。

△李知戶，錢售元，金竟在淮海出版社設下，於十月亦出「古戰場」文藝季刊，定價七十元。

△十月份更有「淮海新聞」週報出版，金

擬出經濟月刊。結果未成。  
彥司徒威，十月來從就職於某聯營機關。  
以論文為主，文對欄尚欠充實。  
濟南方電邀，辭高等法院職轉任山東省某  
委員會調查處長職，高君署名甚多，常用者  
計有高圓、陳沈、易吻、秋水、藍天鳳主人  
十八琴軒主，懷雪樓主等。  
△穆穆以中央通訊社記者資格九月來淮  
海觀察，對東海印象似乎不佳。  
劇團△徐州話劇熱演高昂，自顧蘭君之銀星  
古黃河劇團以純素餘性質於十月宣告成立，  
注重研究，造就新人，業餘抽暇排演，一俟  
成熟，首為婦嬰醫院演義務戲，此外，大徐  
州劇團，新生劇社，青年劇社，淮海劇團，  
此係宣傳聯盟以團體劇團解散後的人馬組成  
排組成。淮海省政府劇團等，均於十月底相  
沉淵。古黃河已開始廣播劇，大徐州劇團、  
三天。新生於十一月四日公演「天羅地  
一時之聲。(道生)民國三十一年

△沈啓元於十月中旬離故都南下，途中在徐逗留數日，高漢氏等遂以淮海文藝協會之名義，邀請市內文化人，於十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在新嘉園舉行「歡迎沈啓元座談會」。淮海文協幹事長單國維因公赴臨，趙線視察，臨時缺席。△沈啓元離徐抵南京後，下榻於胡潤成家中，聞有再來淮海訊。

△徐州日報於本年十月十日改名為「淮海日報」，內容漸有刷新。該報因出半大張而擋淺之，徐風副刊亦於是月復刊，每星期一在第一版發刊，由單國維主編，注重短篇雜文。

△單國維十月下旬參加「徐州交通研究

△另有男女中學生數人。亦出資諮詢刊物。初定刊名爲「淮海學生」，繼改名「彭潮」，最近或在南京編印。也許再易他名。內容注重自然科學與文藝知識，古黃浦社負責推薦外地作品。  
△徐州師範學校出「徐師週報」，徐州市立中學則出「市中旬刊」，寥寥數頁，內容貧乏。實際等於不定期刊。  
△主持「中流」學生文刊之歐陽儒林（幻若），自「中流」成爲「終流」後，即去蘇州入省立教育學院文科求深造中。  
△徐州公園內之圖書館大廈工竣後，即改爲「淮海省立醫院」。省立圖書館另移快哉亭，一切尚在籌備期中。  
△曾任「華文每日」、「武德報」編輯之

新新西菜館

西 餐

節約菜  
目下增設特別大菜  
中菜西吃  
燕窩魚翅

地址：徐州啓明路一〇三號  
電話：四七六番  
先期定座臨時不備

◀威權業表鐘區地海淮▶

徐 州 大 西 洋 表 行

售 價 公 道  
備 貨 新 型  
精 工 修 理

名廠鐘表

唱機唱片  
各種眼鏡

真正北京飯便口味  
館 肉 羊

新添烤鴨  
烤涮羊肉  
餡餅粥

西路街一統市州徐址地

鼎刷印刻文字具店

經售文房用品  
體育器械  
承印五彩套版  
精美禮券  
專刻角木牙石  
各種印章

南路市中街亭文地址

獻巨廠藥製學化星新海上

貧血特效藥

給我新生命！

給我新動力！

心吾得深

血貧性發續 血貧性惡 主治  
血貧後產 血貧後病 治

號八十三街大正電行藥西滬京州徐處理經總省海淮

本刊已登記中

家專品飾 庫總貨百

各種貨色齊全

司公祥大

良精料質 鞋時男女

號七一二一·話電

東路首北街明公市州徐

售價力求公道

本刊已登記中